

过去的日子

姜东霞 著

远方出版社



I 247.4

I247.7
66

I247.7
358

贵阳市作家协会编

过去的日子



远方出版社

过去的日子

姜东霞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凤城市黎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 字数:112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ISBN7—80595—385—6/I·266

定价:15元

目 录

过去的日子	1
野 鸽	14
冬 季	37
情 爱	56
一口井	62
荒 凉	85
水流低处	93
鸟迹无踪	107
流泪的河湾	120
容 器	131
“战斗”的童年	145
心 债	150
为人母真不容易	153
后 记	157

过去的日子

我在嫁人之前有没有过恋爱经历,对许多人来说一直是个谜。我对谁也不想说过去的事,包括自己的男人。我嫁给他时是货真价实的黄花,这一点使他大为震惊。像我这样长得不难看气质硬朗的姑娘居然没有过性行为,太出乎他的预料。所以他觉得我的过去是个不可思议的谜。我不像许多女人那样对自己的男人大谈过去恋爱时一些无关紧要的男人和细节。我们闲时不说别的,只说我们自己。说我们说过一千遍的彼此第一次见面的感受。他说他第一次看见我就断定我是他的女人。我不想继续他的话题,更不想说十多年前你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经是一个被爱情摧残得血肉横飞的女人。我说血肉横飞绝没有一点夸张的意思,这些情节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愿都不要提起。我抚摸着他的浓密的头发大发爱心地说你是个可怜的孩子。他就将身子挪一挪,更好地躺在我的腿上任我去抚摸他。有时我的心会莫名其妙地疼痛,泪就会滴落在他脸上。他睁开眼看着我,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象看穿了十多年前的所有故事。我似乎也在这种伤痛中获得一种奇妙的无法说清的

美感和崇高感纯洁感什么的。

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始终有恶感。十多年前我就开始怀疑和憎恶这句话，十多年后这种恶感居然毫无消减。我会在看电视时或看书时为一些编造出来的生生死死的故事哭泣。我恨我的浅薄无知。尽管我认为我这种女人是活得不耐烦的那一种。为了对心怀爱情的少男少女表达我的妒意，常在人群中哀声叹气添油加醋又无不幸灾乐祸地鼓吹人类的存在已经没有几个时辰。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服于人，我就不厌其烦地枚举周围的许多有悖常理和自然的现象，说有一天我家的公狗和一只母猫相互舔弄生殖器官；某天某月我看见一只公鸡拼命地追上一只在阴沟里觅食的老母鸭做爱；我们再认真地看看街上的许多事，就会不难发现人越活越不象人，个个都呲牙咧嘴，整个状况一片混乱。紧接着我就大谈人类的进化根本不像伟大的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达尔文先生所说。我们的智能很快将降低到婴幼儿以前，这样我们对生活中的许多事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靠动物生存本能行走在树木里采食野果，用简单的石器棍棒防御野兽的威胁，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靠劳动来创造我们本身。其实后一种说法是在什么书上看来的我记不得了。比我更无知的人们都用恐怖的语气反驳我，表示极大的不相信。这种不相信之中包含了许多对死亡无可奈何的拒绝。因此我就更加仇恨他们对生命的简单理解，更加幸灾乐祸，好像灾难来了我是唯一可以高高在上的人。我男人最讨厌我在人群中做这样无耻的扇动。他说总有一天你要被送进监狱。我为他的大惊小怪气得死去活来。我说我最瞧不起的是一个男人缺乏幽默意识。想想看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娱

乐,看见别人惧怕死亡的面孔是那么地让人感到刺激。他说以后请你不要拿世界性的东西来开玩笑。我说国家都允许预言之类的书出版,我随便说说开开心多好。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给我像只洁白的母兔呆在笼子里好不好。

他在冬天没事的时候将桌子抬到火边,摆上食物和书反锁上门。我就觉得自己真成了一只兔子。我似乎变得很老实,外面的寒气笼罩在玻璃上,我坐在火边看书吃东西,间或想些十八岁前后的事,十八岁那年我待业在家,写出了第一篇臭不可闻却充满了少女情窦初开时那种心理个性的小说《孤独》。尽管我四处投寄被一次次退回。仍然未能消灭我写小说的痴心妄想。无论天晴下雨我每天等在路边,看邮差从我身边经过。听喜鹊啼叫觉得包含了新的语意和内容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看邮差邮差也看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天天在路上看一个男人经过,难免引起误会。然而我却是那样的执著,每天看不见邮差心里就会骂骂咧咧说他工作缺乏责任感。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邮差写给我的求爱信,那种莫大的对长得斜眉歪眼男人的恐惧感才使我一改初衷。我不是那种一提到爱就显得诚惶诚恐、扭扭怩怩的姑娘。在此之前我曾单恋了一个男孩好几年。这种纯洁的单恋改变了我的人生;确立了我对生命的理解。那年我十五岁。十五岁爱上那个男孩之后,生命中就有了最初的神圣而隐秘的痛苦,以及最初的思考。我每天写日记,因为那样的年龄爱上一个男孩是不光彩的,不能对任何人诉说。每天的日记里写下那份情怀那份思念那份痛苦。我知道爱上这个男孩之后不再会见到他。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这个出生在祖祖辈辈“苦大仇深”不知道也不可能看书

籍家庭的孩子，从别人那里借阅了中国的许多古典名著，《水浒》、《三国》、《红楼》、《西厢》、唐诗宋词囫圇吞下去，好像也不需要读懂。李清照的诗词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还有那种不识愁滋味强说愁的感受至今没有消散。“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成了我与别人根本区别的标志。我开始乱七八糟地填写诗词，用诗的语言给一些同学写信。现在想来我既成不了人杰，也为不了鬼雄的结局实在悲惨。感谢上帝给了我那样一次产生爱情的机会，这就等于给了我做人的机会。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塑造自己，构想将来的男人形象，尽管我最终没能按理想嫁上一个男人；尽管许多年后我竟然又遇见了那个被自己单恋了很久的男孩。在我和那个男孩都已经长大成人之时，他并没有对我做任何一种表示，我却从他的眼底看到了人类情感的尽头。于是我不再回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懂得了怎样去理解和尊重别人的情感。对有男人的追逐我从不大惊小怪，显出那个年龄不该有的异乎寻常的宽容，当然也把生物之间本来的情感理解得至高至上。这就是我之所以伤痕累累的症结所在。

十八岁那年我除了写了篇小说外还受了许多苦。我先是拒绝了一个长得跟歌星刘德华一样却很浅薄的男孩。后来就去做了许多苦活。真是苦不堪言。重要的是离开学校之后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无法与人沟通无法获得理解因为我毕竟是个孩子。有时候我千方百计找借口拿上口琴溜到我干活的工地与一群四川来打工的姑娘围坐在一起，吹奏口琴给她们听。那时我只是学吹，她们当然对音乐本身毫无兴趣。她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琴孔，觉得那些奇妙

的洞洞居然能发出各种不同的有规律的声音而惊奇地睁大两只眼睛。后来她们不再对口琴和我感兴趣，坐在别处谈论家乡的小伙子，我就越加孤独。我每天和她们出外干活，无论刮风下雨，到很远的地方修整道路，将铁轨下的石子刨开撬下腐掉的枕木换上新的。我纤细得没有经历过任何磨砺的手被弄出一块块血茧，疼得难以忍耐，她们却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我装秀气。我所经历的这些并不是为了丰富我的人生有意而为。那时家境实在太难堪。姐妹五个除了大姐嫁了人我闲在家中之外个个都在读书，每月父亲还得给老家的奶奶寄钱。父亲虽不是什么都往脸上搁的男人，但却无法掩盖那份失望和怒气。他认定我是一个不能靠读书谋生的人，尽管我长得目清眉秀，但数学成绩实在让他老人家目不忍睹。为此我很难过。我始终是一个懂事过早的孩子。我希望能分担父母的忧愁减轻家庭压力，却给自己带来了苦痛。不能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是我终身特大憾事。这毕竟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的道路。直到现在我仍贼心不死。这几年各种报纸上都有招生通知，于是我历尽千辛打锅卖铁凑齐了钱找好学校向单位申请读书。领导煞有介事地说没有上级的通知哪来指示。我就很沉着地出示学校的入学通知单。领导显然被这种意外弄得有些口吃，他深深表示遗憾，说现在企业亏损工资都无法保障，哪来钱培养人才。领导忧国忧民地说完之后开始饮茶。我迫不及待说钱我已凑齐，工资我也不要，只要领导同意保留工作籍就行。领导放下茶杯表情好似吃了块带刺的鱼，好半天才说等我们研究之后再通知你。我从来就分不清“研究”和“拖延”有什么区别，不料当天下午领导就用电话通知我

党委研究决定，在经济状况萧条的情况下，几年内不送人读书。不是他立即就放下电话，我就操了他祖宗。我在一片林子里自哀自怜地哭了一阵子，我恨我自己抱着个土碗吃不饱饿不死还舍不得丢掉，我恨我根深蒂固的惰性依附性。

我与周围的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不愉快。我的男人说凡事都与我说话刻薄性格专横有关。我为这种种误解伤心。我在生活中从不主动进攻别人。伟人毛主席都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何况我并不是事事计较寸步不让的女人。我在男人面前极委屈地申辩说对门家肮脏的臭胶鞋摆在我们的门口我并没有对谁说过半句；我每天将楼道拖干净之后他们的口痰纸屑不往别处吐别处扔，偏偏都往楼道里弄，我也没有什么表示，还要我怎样？要是换别的女人两家早就搞得头破血流。他看着我，然后站起来轻描淡抹地说，你还是计较了。我不想多说，夫妻间的这种误解往往太伤人。我想别人这样对我是因为我太善良，可能给别人好欺负的感觉。于是我就越发的古怪越发的显得神经兮兮，一改当初那种大肆散发恐怖言论的习惯，沉默得令自己吃惊。我感到很难过，十分怜惜自己。凭空地要把一张面孔涂抹得黑白混杂，大有无法再与人共处下去的感慨。

这样难熬的日子里，一个女人的故事使我摆脱了困境。她莫名其妙地找到我，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不看我只看自己的手指。我主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她对我苦笑之后说出了她久积心中一直未对任何人表达过的秘密。她说她之所以找我，是因为前几天偶然读了我写的一篇记载我当时心境的小说。一方面她希望这个故事永远不为人知，另

一方面却又希望这个故事以某一种方式再现。她说她曾经拥有过一次爱情。他们的相爱虽然很不合理,但是他们都真心实意的爱着。说到这里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觉察的一往情深的忧伤。那年她二十岁。二十岁的女人总是将爱情梦编织得至高无上。甜蜜了一年以后城市和爱情发生了冲突。大上海对人的诱惑是那样的不可抗拒。她希望他留下来,但她不能说。因此在他让她做个选择的时候她选择了无私。她想伏在他的肩上哭泣,她想用他粗糙的手抚一抚自己冰凉的额头,然而长时间沉默之后,一切都结束了。她说她在一个寒冷得令人呼吸都困难的冬天接到他从上海写来的第一封信,那时她的父亲刚在几天前去世。俗话说人在自己的本命年里最难过,那一年正是她的本命年,灾难像飘舞的雪花那么自然。她读着信朝一条窄小的道路哭泣着走去,一直没有回过头。一次连手都没有相互触摸过的爱情竟然让她足足用了十六年的时间也没能抹掉。她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平淡得像空中很快消散的薄雾。伤痛在年深月久的打磨中平整而光滑。半年之后男人就娶了老婆。男人对婚姻以及爱情的理解与女人完全不一样。男人迫不及待地结婚属自然现象。女人则会用眼泪和血渲染爱情一生一世,她像一朵花儿没有经过灿烂就凋谢在墙角,毕竟年过四十了,还能向往什么。我为她感到悲伤的时候也庆幸自己终究没有意志坚定地不再嫁人。后来她去过上海两次,两次都紧握他的地址而没有去见他。有一次她拨通了他的电话立刻又放下了。大上海人海茫茫实际上无话可说。难道对他说我还等你吗?她的话说得真切,我答应她以后一定将她的爱情写成一篇小说。她淡淡地笑了笑

之后再没提过此事。然而这些情节连同自己的故事总在我心头翻滚。

我给一些朋友描述过有关黑色货车的故事。我说孩子多了生命就像野地里的荒草。当然我们的父母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根本无法顾及。十八岁之后我在无法承受的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下,患了较为严重的神经疾病。我整个地进入一种封闭状况。白天干活晚上关了门哭一阵子就读书再哭一阵子才睡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站在窗前哭泣被妹妹们看见过好几次。这事开始并未引起父母的注意。后来我就到了拒绝出门干活、常哭常笑的程度。我的神经并没有错乱,我心里明白得很只是缺乏控制力。父亲找来了一个老中医,他拿了我的脉之后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临出门时一再给父亲说不要紧这是一种青春忧郁症。我也自然知道父母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病症,就更加不愿见人。

中医来过之后母亲对我的关心多了起来,常说我小时候怎样怎样喜欢当老师,经常将一群小孩叫到一起用一块小黑板给他们上课,大人们都说我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妈妈还说如果我还象小时候那样想当老师就能当。很快就到了秋天,梧桐树大片的叶子落下来铺满了我家门前的道路,也就是这样的季节我远离了自己的家,到乡下一个叫洪区的地方当代课教师。这或许真正开始了我的生命旅程。我形单影只常常望着月亮流泪。我在小溪边上洗衣服,目睹水上飘过的叶片花瓣杂草心中就感到深深的悲哀。我很少与人往来,领工资总是在最后一个,我的自尊心似一只蝉翼,容不得纤尘让自己也无法接受。逢到节日总是熟人主动在火车站

给我找一列直接可以到家的货车。车长和我坐在列车尾部的守车里。那年元旦大雪铺天盖地，所有的公路都不能通车。从小就缺乏性教育的我根本没想后果就爬进守车。车长是一个三十岁的胖男人，一脸的肉全长横了。他朝座上一指我就坐下去。货车在漫长的寒夜中行驶，巨大的撞击声通过雪地朝四处扩散。货车行驶十多分钟之后我感到寒冷，将身子紧紧地抱成团，虽闭着眼却跟睁着一样全无睡意。夜已经很深，我感到那个男人肥胖的身子带着极重的喘息声坐到了我的身边。我装不知道悄悄将身子尽力蜷得小得不能再小。当时我自然地感到了一种威胁，但不像现在这样清楚地意识到那种威胁的恶劣后果。接着我的手被一双粗大饱满并有点湿润的手抓住了。谁也看不清谁。我本能地将手使劲抽出来，使足劲朝那只手掐了一把。他一定很疼痛，我感到他的手在空中甩了几下。紧接着我就莫名其妙地说你知不知道猪八戒是怎样死的。他说不知道。十九岁的姑娘在黑暗中面对一种无法抵抗的威胁，到底能用什么办法转危为安呢？我脑中一片空白像茫茫雪野。我意识到灾难是无法逃避的。我摸了摸周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自卫，哪怕一颗小小的铁钉也没有。那句苍白的话究竟能起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然而，一桩即将发生的事件却突地中止了。这时车窗外飞舞的雪花已经渐渐消失，夜显得更深更恐怖。我的朋友都问猪八戒是怎样死的。我只有笑。我的确不知道这句话与猪八戒本身有什么关系，它竟然完整地挽救了我。说来已经是过去的事，想起却后怕无穷。想想看，那个粗壮而愚蠢的男人（如果他能够读到这段故事，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要是当时横下一条心害了我之后，待货车开过那些万丈

高的大桥时将我扔下去，连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候我也经常无聊地问我的男人，说如果那时事情发生了，你又娶了我怎么办？开始时他回答得极认真说那是我的痛苦。我问这些话时从不顾及男人的心理。但总之我不会说出有关黑色货车的另一个故事。

春天已经到来。田野四处全是灿烂的油菜花的芳香。我长时间地坐在土坎上想自然赋予了我们多么善良美丽的情感空间。如果饱享自然恩赐的人能以同样哪怕十分之一的情感回报自然，情况又会怎样呢？我们远离原始数千年，我们经历现代无数文明的洗礼，我们与兽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能接受文明接受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美好事物。人不可能活上两辈子，生命于我们已经十分沉重和痛苦，我又何必在意别人的骚扰与自己过不去呢。树上的两只喜鹊叽叽喳喳朝着我不停地叫唤又飞过蓝蓝的天空，音乐般美妙的声音打动着，尽管我已不再期待什么。我躺下去在阳光下放开四肢努力与自然谐调努力忘记自己的时候，有人跑来叫喊说有我的长途电话。

我跑进值班室拿起电话。

“请讲话。”我喘着粗气无法想象对方是谁。

“是你吗？”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的声音。

“是我。”

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和对方的吐气的声音。

“那年夏天我到洪区找过你，只找到你的名字。”对方显然很激动。

“一切都是天意。明天我在‘不了情’餐馆等你……你听见了吗？”对方接着说。

洪区，一个令我终身难忘的地名一下打开了尘封十多年的记忆。我拿电话的手开始颤抖，接着整个身子也开始抖起来。我快要站不住了。这个意外太不合情理。我的喉咙干涩得连一滴唾液也挤不出来。脑子里只有十三年前哐哐当当铁轨与另一种铁器碰撞的声音和呼啦的雨声。这样的声音曾经怎样地占据了 my 生命，又是怎样地令我无法摆脱。十三年前的那个夏天是那样的炎热那样的不可思议。我穿着极短的裙子（身上正来潮）照例搭上我已经坐惯了的那趟不知祸福的黑色货车，虽然开始我并没有正眼看过押那趟货车的车长，却直觉地感到他是个年轻的男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站在车厢外面，强烈的日光照射在头顶上，为了一种莫名的害羞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毫无目的地望着匆匆而过的山岭。而他却在列车经过每一个道口的时候站在我身边向路边的工作人员左右挥动小旗帜。我想这是他们工作中的特殊信号。日头强烈得有炸开了的感觉，空中有许多乌云翻滚。一个年轻姑娘老站在外面大概使他有些过意不去。

起风了，很凉。他说。

嗯。我感到脸上一阵赤热。

我们听到巨大的哐哐声。天空中的乌云越集越厚。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山中的风带着泥土及各种野花杂草的气味，让人感到十分的舒服十分的清爽。我仍一动不动地站着，感到他将身子侧过来看我。我想这时他一定看清了我的表情，更加不自在起来。之后，他回到车厢里坐了一会儿，便拿出一缸子水晶晶的葡萄示意我吃。我捡了两颗放嘴里，轻轻地将皮扔到铁道上。

你在什么地方上班？他问。

在洪区。

是分配？他将缸子递给我。

不，是临时代课。

我一边摆手表示不要了，一边似乎有点伤心。我觉得这种性质的上班一经说出来，是十分被人瞧不起的。所以我不再想说什么，走进车厢在唯一的那条窄凳上靠边坐下，双手抱住自己然后闭上眼睛。车轮声渐渐小了，不时有别的列车擦身而过，对我已经没有多大影响。我可能是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外面大雨倾盆，水不停地从敞开的门灌进来，地板上已经淤了不少的水。我向外面望去，什么也看不见，雨雾沉沉，不知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货车仍然运行，不停地穿过一些隧道。我又一次闭上眼睛，听任神情恍惚。再次醒来是因为感到十分的冷以及运动的突然停止。一件铁路工人特制的外衣盖在身上，而他却不在车厢里。货车在雨中突然停止前行给我一种不好的预感。他爬上车来时身上和表情都极为糟糕。同行几个小时之后我第一次望着他，希望能有较好的结果。他沮丧地将东西扔在地板上，坐下来似乎想从兜里摸支烟。但摸出来的全是一团糟。我看着他并将那件衣服递给他。他告诉我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前面洞口道路塌方，山上的石头滚滚而下；雨太大，无法与站上联系。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两天过去了，仍无办法。我身上的潮汛顺着腿奔流而出。我已经失去了羞涩感。我放松自己听天由命。

他从座位底下翻出来雨衣盖在我身上。夜里我们并排

紧挨着坐。我们相互依偎相互感觉对方相互聆听彼此的心跳，却不说不一句话。

我已经没有了卫生纸。血不停地淌出来。他伸手摸摸我的额头。他的手冰凉。他脱掉外衣用胸脯紧紧地贴着我。我一动不动地听着他的心跳我甚至没有能力拒绝他已经毫无顾忌的抚摸。我觉得我们彼此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我们从来就这样相亲相爱抗拒寒冷和苦难。我从来就需要他这样的男人与我共同走完生命的全部道路，尽管我们彼此连姓名都不知道。一个莫名其妙的符号在爱情中又起什么作用呢？在一种虚弱中一种初次被异性的抚摸的昏昏半眠的刺激中，我感到他的双唇赤热泪滚如流。我感到了死神的降临。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就是雨声。我们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我们只有今天和雨。我们快要死了。我们紧紧地拥抱，紧紧地拥得世界昏天黑地……

我们再次睁开眼时就没能见对方。眼前是白墙白顶白被子，一切就像走廊里穿来过去的白衣护士，似乎很实在，又似乎根本就不存在。道路输通后我们被不合理地送进不同的医院。那个恐怖的夏天漫长的夏天我在他可能经过的那个小站上整整徘徊了一个季节。我像一条即将晒干的鱼一样挣扎在情感的岸滩。我渴望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突如其来的面孔。我明明知道寻找和等待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结果的。然而我还是整整地等了三年，像少年时期那场单恋一样盼望邮差盼望喜鹊的鸣叫。这种叫声让我在漫长的岁月中永远抱着希望，无论明天是什么。

电话里全是忙音。

我不知道一切是真实还是幻觉。